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題跋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群曰年年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



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
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
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
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
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編
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
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

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家上之
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
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
伯丈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
名人而于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
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而黨論之興大愚之
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
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于井伯丈一大
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

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于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時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檮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于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楊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楫菊譜

菊之名著于周官詠于詩騷植物中可芳蘭

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侶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禹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乎抑為韓為崔乎將以榮

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免疑既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衙內猶帶新除者唯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徃徃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強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教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

鄧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蕪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于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于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艾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
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
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
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冒中乎文
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久聞者亦
足以見其不容于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
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
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
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均止有

山林一跡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
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
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
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
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歆不窮不可得也元
白愛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
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
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
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
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胷中乎文
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久聞者亦
足以見其不容于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
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
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
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均止有
山林一跡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
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
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
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
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
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
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

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竒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乎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戚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于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蘓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帶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蘓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

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
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
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
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遷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
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
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
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

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寶
印疑即

印疑即

寄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

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
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
法今非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
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奕過其師
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
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
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
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
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遷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
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
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
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

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寶
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
必尚寄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
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
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益其中表親授筆
法今非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
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奕過其師
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
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矯揉疑身仍之本作矯揉

矯飾又操行之謂也

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興廉不舉
 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
 之流其後濫觴及于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
 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
 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
 與距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
 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
 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貴
 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于
 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
 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
 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其平且實者
 而驚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
 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自簞食藜藿
 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
 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
 齋獲知人之名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興廉不舉
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
之流其後濫觴及于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操
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
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
與跖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
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操無俟考察
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貴
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于
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
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
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其平且實者
而驚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
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自簞食藜藿
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
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
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膚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于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盡脫籍矣。有余伯谷筆法，極高、清、純、充、當。行、今、李君敏膚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谷余欲純，將不勝其純也。始書此以謝李君。

改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必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

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群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揀，恨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素後，惟學可以亢宗。余于二父，無能為

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于善而力于學，興之者其在君乎？德輿臯之子也。群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

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咏傳誦，與 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

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寔之聽事朝

咸戒疑古物原本為是

世保

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

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 君如此，其忍負

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于善而力于學，興之者其在君乎？德輿舉之子也。群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 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 君如此，其忍負

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

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于注未有注繁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

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

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隼昔由博反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污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

道古疑燧古小人之消長離分上起遂古下逮

本朝探端觸類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

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

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于注未有注繁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歛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隼昔由博反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污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分上起遂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

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
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
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
之力居君子之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
以累舉思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
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
布衣講通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
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于時
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于朝不幸淪沒遂

成遺恨然此為君身命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
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
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
不省為何物語于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
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
一日携七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
君又嘗為棋枰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

有取于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鑿
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
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詎而不敢受也昔鍾
毓令管輅筮己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
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
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
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
余喜豈必喜哉姑書此附于晦靜後詩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
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為
防微項籍為漢歐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關氏
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未道
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
上口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
詞未足以發之歟則備詞之功何可少哉卷
中五言云秋風駝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

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當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安帖排鼻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不耜。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螺贏克舜父子。鴻鴈魯衛弟兄。鬪蟻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疑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表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任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表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矍，龔生之潔，終于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昔游者，舊

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
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
共之

改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
賦詞後又為作改馬晚識金華宋君居于洪
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
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貲力范無
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著
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
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
里為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
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
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
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
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益謙甫

之群從年小于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六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之耻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微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蓀之流皆

存其言論于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儂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恠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竒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戡詩卷

歎却趙君寄予詩五卷五言七言亦宗晚唐
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
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
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
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康廬鴈蕩
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礬水僊幽澹見賞而
喬松古栢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竒爾
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
者難疆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橐者六十四卷詩予
評之予讀之曰多乎哉覺居之鋒穎意氣如
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
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
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世
莫已敵者君尤豪于詩編帙幾侔杜蘓然予
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

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款乃魯山之于為于是也推而至于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觀窓前之春草撒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

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倦倦于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戒于橫渠而樂易殆過于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頌屢同方字若借觀主者出于袖中

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
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
反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扃鐫若恐有負
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
蹟天所靳固人歆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自
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于帳辯才
棲楔帖于梁皆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
持方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
丞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

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之
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于路此
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為
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
幾于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
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楔
序以譎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縷瓶一碼碯
椀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
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

不可曉。王廣津以權。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畫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契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竒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鏖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賁。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緡汾州石州魏州木植延州脩橋枋解
州益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委麪亦為經畫
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
益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
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
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
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
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佞佞少年則
受成鴈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絮

此下疑有脫頁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
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
頸就僇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
如陳是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
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換之濁
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
而治亂與漢唐異益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
察棘棘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章蔡

西川緡汾州石州魏州木植延州脩橋枋解
州益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吏麪亦為經畫
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
益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
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
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
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
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僕佞少年則
受成鴈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絮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
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
頸就僂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
如陳是申_寔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
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授之濁
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
而治亂與漢唐異益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
察_辣辣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_章草蔡

請斷君實晦叔觀族莘老而恭陵不聽擗欲
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佐誣
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涸名勝茂陵一
旦奮發聖忠定弛學禁而群賢復用矣三百
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
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
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
臨吳之福有以也夫子嘗謂前世黨人有力
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

于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于
為善同于嫉惡同于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
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
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
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萬段
怨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
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廚俊及同死乎
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
無愧于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

請斷君實悔叔觀棺族莘老而恭陵不聽擢欲
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由佐誣
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涸名勝茂陵一
旦奮發聖忠定弛學禁而群賢復用矣三百
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
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
馬渡江之業葉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
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予嘗謂前世黨人有力
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

于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于
為善同于嫉惡同于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
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
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
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萬段
怨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
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廚俊及同死乎
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
無愧于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

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墮于忠宣之家
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
憂而不能自強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遂詩

元遂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
客舍中示余詩卷於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
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
也歲月幾何余屢於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
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

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余橐本略自譜年每
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
通不出一帙蓋掩抑其光怪而趣味深遠黜
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
詩命絕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摩
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鴟鴞
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
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
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

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于忠宣之家
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
憂而不能自強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遂詩

元遂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巖
客舍中示余詩卷於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
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
也歲月幾何余屢於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
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

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余橐本略自譜年每
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
通不出一帙蓋掩抑其光怪而趣味深遠黜
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
史精論絕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摩
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鵙鴉
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
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
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

烏乎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
意盡而言止為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
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
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
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以多為哉初使君
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
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
公諸人多以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
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

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隱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單奪其
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
詞是也它人勉強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
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作
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浹滂坡詞前云彈指淚

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
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
也。山各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
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
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
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
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
也。又以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
於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
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
壻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搗婦翁。
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

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
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
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
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
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
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
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
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
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
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
輒發或欲措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
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
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
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
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
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苦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若增進不
勝驚憂又云欲助鑿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

千遺去。烏虜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論議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關。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功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虜以正猷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廼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

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實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烏虜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疆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瑤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謂人子孫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

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断裂，以為才翁^耶即筆意欠簡，以為君謩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瑤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四十字，醇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權酷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企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顯仰於酷日，權

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
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
名宙字子正君暮之壻京認君暮為兄及當
國召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
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虜子
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
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
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
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
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
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
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厭難趨易

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
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
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王簫錦瑟間者
起非起非早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起非
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
皆嘗游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
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

抄時人題詠

一切惟切

一帙借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

物惟實故功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
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
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
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
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翀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
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

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
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
妙王都尉傅粉責公子醉夢王簫錦瑟間者
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起非
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
皆嘗游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
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

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

物惟實故功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

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

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

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

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珙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
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

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
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
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
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葉之罪不在於少壯
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責^責顯之後余觀
二人仕官^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
也廼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
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
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
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
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
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
戚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
去立節固已竒矣以僇集攷之謫官經硤石
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

學士。僮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即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居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

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不
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絡始不衰。其自書裴郡
君祭文。首書甲戌歲。御書前翰林學士承旨
銀青光。脫一字。大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
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
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
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子輩遠矣。宋景文
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
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

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毫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虜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唐書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其棠院

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其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其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香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

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徃徃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契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

石羽化之後贗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

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為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獼猴，光先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堊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

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
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
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者若前一
僧未渡總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
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
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烏
虜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欵三僧者抑禪家所
謂老古錐欵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
用疋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
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
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
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
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
賜金帛蒙天一咲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
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衝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屬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衰筮日與鰲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厩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瑤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它日坐摘文堂

卓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

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廼以幾務餘閒為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踈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虜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某人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腫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鞞。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豎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

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了髻跣行或與群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注之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王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瑤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

扶上鞍其笙簫鼓笛罇壘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鷲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

世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
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
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
獎名節方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
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駁拔父書子
跋尤可瑤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攷省試
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

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是以得之家藏大
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
成公則云拜覆著作夫時猶未呼座主作先
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
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
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
賀原伯如此余為成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溫伯
為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叔放翁帖
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

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後復不與晚使江左
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
君且八十不得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
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翹樂道
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
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
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勸杲二公故叔遲
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
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倦今士大夫不

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
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
未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
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
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
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
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

六月或云李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

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

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

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

尚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

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

之後又第大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

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

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

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悉顛倒而錯亂

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

擬尚方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

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

校或希白雖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欵

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

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蘇陳所

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

六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摻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心，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訓，俄而起立，又俄而

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未而困睡
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
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揚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
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
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
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
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

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
然雖妻子奴婢生之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
寒縑縷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
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去揚通老移
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
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
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
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帙，得朴集洛人藏
逋為序言，真琴酒自娛。李朝翰林淑表墓言其
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
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孀子後，杖頭挑去賽
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疑
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
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
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
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雛，一持香
合一持幌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瓜者當
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
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
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戒境
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澄公舊物，
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閑把寧王玉笛吹者號號韓兩姨也
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肱
而聽幡綽執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為玉環
無疑也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書